

# 从张籍王建赠酬送答七律创作 看中唐七律的通俗化倾向

于展东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自中唐德宗贞元至文宗大和年间, 七律创作蔚为大观, 中唐诗人们创造出了韵律轻松、结构澹荡、平易晓畅的七律。作为贞元后期至元和年间在诗歌创作领域最早起来追求尚实、尚俗创作倾向的先行者, 诗人张籍、王建各存有七律八十一首, 大多是社交应酬之作, 他们赠酬送答七律表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

**关键词:** 张籍; 王建; 七律; 通俗化

中图分类号: I 207.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2-0069-05

## The Study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Qilv Poems in Mid-Tang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ing and Answering Poems of Zhang Ji and Wang Jian

YU Zhan-dong

(Xi'an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poets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Qilv poems with easy rhythm, plain structure and smooth verse, thus presenting a splendid view in poems writing. Among these poems, 81 poems are attributed respectively to each of Zhang Ji and Wang Jian, the poetic pioneers seeking to write current and popular events. An explicit trend of popularization can be read in most of their poems, which serve as both the presenting and the answering poetry in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Key words:** Zhang Ji; Wang Jian; Qilv poems; popularization

自德宗贞元至文宗大和年间, 诗歌革新思潮对七律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七律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一是七律叙事功能增强, 二是坦易晓畅的通俗化七律以其独特的面貌矗立于诗坛。唐代七律创作首次出现了繁荣局面, 短短四十年间, 染指七律的诗人近七十人, 七律达两千

多首, 超过了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七律的总合(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统计, 初盛唐七律约380首, 中唐前期七律约590首)。据笔者统计, 诗人张籍、王建各存有七律八十一首, 他们的这些诗作表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罗宗强先生曾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张籍、王建二

人在中唐文坛上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有意意识的将纪实与俗化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他说:“当白居易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追求尚实、尚俗、务尽的诗风的时候,王建和张籍已经先走一步了,一直到贞元末年,白居易的诗作中都还反映出摇摆不定的多种创造倾向……而在此期间,张籍王建的尚实、尚俗的诗风已渐露端倪了”<sup>[1]241-242</sup>。

初唐七律一百三十首,奉和之作近百首,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绝大多数作家都写此种题材。而到了开、天以后,盛唐七律在音韵上完全成熟,七律作家摆脱了宫廷的羁绊,应制奉和之作锐减。盛唐二百四十一首七律,奉和应制之作仅八首,像李白、高适、王昌龄等人根本不写此种题材的七律。而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二人的七律大多是社交应酬之作,尤其是张籍,除了少数几首诗篇之外,几乎全是赠酬送答之作。当然,在特定场合之中,应酬之类的客套在所不免,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七律能敞开心扉,说出真话。张王二人这类诗主要有和势要权贵的赠酬、和亲友之间的赠酬、以及和佛道方外的交游唱和。这些诗在思想上并无高明之处,但文势曲折,篇发颇佳。加之张王二人出身下层,阅历丰富,对各类人物心理揣摩颇为细致,所以所作能够比应酬诗常见的千篇一律的呆板略胜一筹。

首先,他们的赠酬诗中有不少是用来赞誉友人高洁情操和清名德政的,如王建的《赠崔礼驸马》:

凤凰楼阁连宫树,天子崔郎自爱贫。金埒减添栽药地,玉鞭平与读书人。家中弦管听常少,分外诗篇看却新。一月一回陪内宴,马蹄犹厌踏香尘。

王建笔下的崔驸马的兴趣全然不在畋猎游冶:金埒为游猎必备之豪奢场地,他减却豪奢马场,添作栽药的园圃,既可观赏又可药用,可见他乐贫爱闲,戒奢自俭的本性。玉鞭为游逸不可或缺之行头,他并不珍爱有加,反却以之与书商换书,既见嗜书成癖,又不仗势欺人。而且这位崔驸马不重声色耳目之娱,即使在家中也并不于弦音管乐中消磨闲暇,以药养生、以书怡情;而又才

情汨汨,长于诗篇创制,常有佳作为人称赏。而一月一回的陪侍内宴,承蒙天子恩宠,非其他驸马可比,但他犹以为恨。依照我们的阅读经验,习惯的是驸马锦衣玉食的生活,熟睹的是贫士的清寒窘迫的境况,而在这首七律里,王建打破常规,以首联第二句“天子崔郎自爱贫”提契全篇意旨,一路叙下,用“金埒”、“楼阁”、“玉鞭”、“弦管”、“内宴”等物象使诗歌避开贫士的寒酸气,又用“药地”、“新诗”等物象使诗歌脱出纨绔气,完成了天性自爱清贫的驸马人格塑造,使诗歌获得了迥异常趣的审美价值。

再如王建之《早秋过龙武将军书斋》:

高树蝉声秋巷里,朱门冷静似闲居。重装墨画数茎竹,长著香薰一架书。语笑侍儿知礼数,吟哦野老任狂疏。就中爱读英雄传,又说功勋恐不如。

宋人姜夔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一般写武将之作或常常描摩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或抒发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气,或注笔于豪放不羁,不拘礼数的常态,受其思想内容所限诗风往往以挺拔雄健取胜。王建此诗全然避开常意,专从其读书涉笔,诗中的龙武将军全然不似将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朱门显赫反似闲居,喜读书作画,爱浅吟低唱,性情谦卑而不张扬,含蓄而不外放。此诗构思新巧,金圣叹云:“一二不写书斋,且先写其门,且又先写其巷。妙在欲写冷静,偏写蝉声”,已指出此联有从其周围环境入笔以声写静之妙,“朱门”暗示其显宦身份,当与冷静了无相涉,而今偏似闲居,可见主人是个不适俗韵之人,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巷中之树也因秋而愈显高挺清拔。高树、蝉、秋、巷这些意象无不昭示着主人的高标逸韵,三四句转而写书斋内的陈设,架上之书有燃香熏染,墙上以墨竹图作为装点,书斋氛围清幽静谧,“重装”“长著”副词的使用描写出将军爱书赏画并非出于一时兴起的故弄风雅,而是常常流连于书斋。首二联精心选择物象用以象征主人的天性,另有意蕴的景物描写颇得烘云托月之妙。第五句又以侍儿作衬,侍儿因长期耳濡目染,言谈应对尚知礼仪,将军的儒

雅自不待言,六句将军以浅吟低唱的姿态出场,杜甫有《野老》诗,又在《狂夫》中自称狂夫,“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今将军身在轩冕,反任野老,情尽疏狂之态,竟能以武臣之身在文人的精神境界里自怡自乐,将军之雅至此已臻极致,七八句“就中爱读英雄传,又说功勋恐不如”暗合主人身分,主人只在英雄人读英雄书时或露故态,但又全无“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气,儒者之风深入骨髓也。全诗唯第七句略带健色,通篇以和平静穆之笔塑将军的雅情,别出妙理,显示了作者独具一格的艺术感受力与艺术传达力。

这一类诗作中,有一些看似在写友人,实际上则是诗人自身的真实写照:如张籍的《赠王侍御》: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府县同趋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阳春晚萧萧雨,洛水寒来夜夜声。自叹独为折腰吏,可怜骢马路傍行。

诗人以野鹤、冰壶为喻,写出了友人王建心性之超逸、诗境之清新。而他们朋友之间交谊深厚,不因宦途升沉而改。尤其颈联写洛中景物,情景交融,巧妙运用了叠字“萧萧”、“夜夜”,给人以凄清落寞之感。再如王建之《送从侄凝赴江陵少尹》:

荆州少尹好闲官,亲故皆来劝自宽。无事日长贫不易,有才年少屈终难。沙头欲买红螺盏,渡口多呈白角盘。应向章华台下醉,莫冲云雨夜深寒。

这首诗也写得颇具匠心,诗人的从侄即将赴江陵为少尹,少尹是个闲散之官,所以亲戚故交竭力劝慰宽解,诗人理解从侄空负满腹才华,于孤寂贫寒百无聊赖中虚掷青春年华的不平,劝他在沙头渡口治饮买醉寻得暂时解脱,又谆谆叮嘱从侄不可一味沉醉,当在边地异乡多多珍爱自己。正如金圣叹所言,开头“好闲官”是一时亲友异口同声、相与失叹之辞。三四句承写,言闲官则贫,贫既实难,闲官则屈,屈又实难。写贫之难,难于无事,难于无事而又日长;写屈之难,难于有才,难于有才而又年少。未写一路唯有多治饮具,醉为上策。真是“怨之甚,惜之甚”。既有

朋友知音的唱叹、又有长辈关怀的拳拳爱心,料想这位侄辈读后一定积郁稍泄,心中平静许多。当然,联系到王建一生的境遇,诗虽为他人所写,却宛如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自伤。

其次,还有一些是表现官场生活的诗作,如张籍之《送裴相公镇太原》:

盛德雄名远近知,功高先乞守藩维。衔恩暂遣分龙节,署敕还同在凤池。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边辞。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祠请立碑。

此诗是元和十四年(819)裴度前往太原就任时,张籍的一首送别之作,时张籍在长安,任国子监助教。开头盛赞裴度德高望重,因功高深受朝廷的信任前去镇守藩镇边地。“龙节”,即龙纹之符节,分龙节指担任地方长官,而“凤池”,唐以前指中书省,唐以后,指宰相之职。诗人接着劝慰朋友您只是暂时的离开京城,虽罢为使,但是权与为相相同。天子亲自为您饯行,朝官齐出路送,这是何等的荣宠!诗歌到了这里气势还算比较宏大,可是最后两句却说“明年塞北清蕃落,应建生祠请立碑”,颂扬之意溢于言表,纪昀批曰:“俗不可耐。”建造生祠本是百姓的陋习,后来甚至发展为权奸们伪造民意的手段。张籍的这两句诗确实是士大夫不该说的。

再如王建的《贺巨源博士拜虞部员外》:

合归兰署已多时,上得金梯亦未迟。两省郎官开道路,九州山泽属曹司。诸生拜别收书卷,旧客看来读制词。残著几丸仙药在,分张还遣病夫知。

这首诗是祝贺好友、著名诗人杨巨源升迁的,但由于运思巧妙,写得活泼有趣。金圣叹批道:“看他才动手,笔下便自七曲八曲,如‘合归’,如‘已多时’,如‘亦未迟’,使人一时读之,竟不知其是怨、是贺、是慰、是悲也”。“下解与景山发放旧署也。诸生收书,来客看制,画出博士言外升转匆匆。而又于中间自插病夫支药,以作一笑”<sup>[2]283</sup>。应酬诗作到此等地步,可称得上是上等之作。

再如王建之《早春五门西望》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玉堤。黄帕

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

此诗首联勾勒了一幅朝散官退的全景图:百官下朝,人马熙熙攘攘,一时间尘土飞扬,尽显百官志得意满的情态。颌联则是色彩鲜明的特写:驰马斗鸡,黄帕盖鞍、红罗系项,因天子之相顾而光辉遍身、顾盼自豪;颈联更是充满显贵之态,无情之一松一柳,因託天家而是春风十倍:御馆之松枝叶齐发,沉甸甸地探出墙头,御渠之柳树已长足枝条,与水面齐平。到了尾联诗人自比坊南弱草,因偏生于古城背阴之处,不见阳光,其青青草色竟在早春中蔓延出一丝寒意。全诗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前者逢时得君,昂然自骄;后者则揜压不得志,远离人群,二者分别在氛围、色调、情态上显现出闹与静、热与冷、扬与敛得迥然之别,两种不同形象在对比中形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张力场,诗人避立门西闲看下朝之人的复杂心情赖此得以外化。王建此类诗作还有如《和少府崔卿微雪早朝》:

蓬莱春雪晓犹残,点地成花绕百官。已傍祥鸾迷殿角,还穿瑞草入袍襦。无多白玉阶前湿,积渐青松叶上干。粉画南山棱郭出,初晴一半隔云看。

这首诗写微雪,体现了王建七律诗“工于匠物”的特点。作者在时间的推移与延展的空间中颇得飞雪动态的精妙所在,“绕”字写出了春雪如体态轻盈的女子,虽无声无息善解人情,“傍”、“穿”、“入”动词的准确锤炼,赋予飞雪以人的灵性,倏忽间依傍于宫殿檐角,在殿角和草间薄薄地积起一层,倏而又在瑞草间穿梭,不经意间点点飞入上朝官员的袍袖。“已”、“还”虚词的使用勾勒出它忽上忽下、顽皮好动、无一时消歇的情态。金圣叹叹为观止,赞曰:“写微雪至此,可称天女散花手矣”。后半部分诗人宛若一个高明的画家,近处玉阶湿润、青松挂雪,远处南山着粉,棱郭微出。远景近景搭配得非常协调,而且还有色彩的巧妙安排:南山之粉、松叶之绿、飞雪之白,宛若设色淡雅的水粉画。诗人绘动态栩栩如生,妙在写出“微雪”之“微”的程度,正是人们在

初雪时常见的,但又不能确切道出的景象。全诗写得清新可爱,没有上朝时的庄严肃穆,饶有闲官自适的情趣。

我们可以再看张籍的一首早朝诗,《早朝寄白舍人严郎中》:

鼓声初动未闻鸡,羸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常参班里人尤少,待漏房前月欲西。凤阁星朗离去远,阁门开日入还齐。

这首诗真切地写出了诗人早朝时的情景,在五更鼓声刚刚响起、尚未闻鸡鸣之时,诗人骑着他瘦弱不堪的老马,踩踏冻泥前去赴早朝。晓寒时分,烛光昏暗,积雪掩盖了沙堤,诗人甚至无法看清道路,时不时撞上路边的石柱。而当诗人到了待漏院,前来参谒的官员并不是很多,尽职尽责下级官员的艰辛迎面扑来。

再次,有的诗作像人物小传一样对友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如张籍之《赠贾岛》:

篱落荒凉僮仆饥,乐游原上住多时。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时炊。姓名未上登科记,身屈惟应内史知。

这首诗没有浑厚的意境,也没有悠长的余韵,很难用“情景交融”之类的话来赞美。但是写实准确、鲜明生动,写出了贾岛的“这一个”。贾岛的一生始终在穷困中度过,而且其诗作喜写荒凉枯寂之境,寒苦之辞颇多。张籍的这首诗就写出贾岛饥贫交加的窘况:荒凉破败的院落、行动弩钝迟缓的驴子放养在外自食野草、拄杖在田头寻找野菜等待借米入炊的诗人,在张籍的友人中,艰难窘迫莫过于贾岛了。此诗从形式上看是标准的近体格律诗,但是更像一篇人物小传,有一种散文体的倾向。

王建也有一首《赠贾岛》,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终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门当古巷风偏入,驴放秋原夜不归。迎暖并收新落叶,觉寒重著旧生衣。曲江北岸时时到,为爱鸬鹚雨

同上面张籍的诗歌一样,王建也写出了贾岛的窘迫处境:忍饥作诗、驴放自食、收落叶取暖、著旧衣御寒……但是结尾一联写出了贾岛在这种处境中能够苦中作乐,常常到曲江北岸边转转,只为看那雨后鸂鶒美丽的姿态,使主人公的形象一扫前面的穷愁落寞,一下子生动明朗起来,诗境也顿时开阔了。

再看王建的一首《赠索暹将军》:

浑身著箭瘢犹在,万槊千刀总过来。轮剑直冲生马队,抽旗旋踏死人堆。闻休斗战心还痒,见说烟尘眼即开。泪滴先皇阶下土,南衙班里趁朝回。

全诗写得雄风满纸,描写的是一位身经百战、伤痕遍体、年已垂暮、壮气犹存的老将军。这位将军经过万槊千刀,有冲锋陷阵之勇、斩将搴旗之功。“闻休斗战心还痒,见说烟尘眼即开”一联写出了将军老来尚且留恋沙场,向往征战生活,让人想起了刘禹锡的名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沔青云睡眼开”。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建的一首七言排律《寄上韩愈侍郎》:

重登大学领儒流,学浪词锋压九州。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咏伤松桂青山瘦,取尽珠玑碧海愁。叙述异篇经总别,鞭驱险句最先投。碑文合遣贞魂谢,史笔应令谄骨羞。清俸探将还酒债,黄金旋得起书楼。参来拟设官人礼,朝退多逢月阁游。见说云泉求住处,若无知荐一生休。

全诗平易流畅,前人评价王建此诗“颇能得昌黎一生佳处”——为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学识渊博如海似浪,论点尖锐犀利;能够积极延纳后进之士,以疾恶之怀、好士之心,以才德取人不计贵贱;坚正鲠言,为民请命,不畏权贵,力排佛老,逆鳞谏迎佛骨,反对皇帝带头佞佛,愚民蠹财,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而且诗

中全面颂赞韩愈的文学成就,“诗咏”、“序述”、“碑文”、“史笔”,面面俱到,而值得注意的是王建以“咏伤松桂青山瘦”、“鞭驱险句物先投”,称颂韩愈之诗文,正是倾向于奇诡一面,可谓颇具慧眼。

赠酬送答,是唐代士子择友交游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感情的手段,它可以使彼此建立友谊,增进了解,并以此传达相互间的价值取向。对文采风雅的共同爱好又促使很多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以酬寄赠答为主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为士大夫娱情遣兴之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兴盛。尤其中唐后期,几乎所有政坛、文坛上的重要人物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诗歌唱和,形成庞大的、错综交织的唱和群体。特别是有唱和才能的诗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用七律这种形式进行交际,已经成为当时一种十分普遍的风气。而张籍、王建的赠酬唱和七律就反映了这种风气。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二人的这类诗作务求情实,以质朴易大历葩藻习气,写出新的景趣,新的兴味。他们以“俗言俗事入诗”,旨在“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正体现了通俗化表现中的实用性精神内核。张籍、王建以乐府名家,七律未被注意。《养一斋诗话》中云“张籍、王建以乐府名,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处”<sup>[3][1519]</sup>。刘克庄《韩隐君诗序》说:“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纪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兢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这样一种以“雅”、“俗”论诗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以难则为雅,易则为俗;深则为雅,浅则为俗;晦涩则为雅,明白则为俗,实为皮相之谈。说浅易明白、通俗化是张籍、王建诗的特点,可矣;说这是他们律诗的缺点,则未敢苟同。

#### 参 考 文 献

[1]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2] 尹占华. 王建诗集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3] 陈伯海. 唐诗汇评[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